



曾少祥 杨林山

郭沫若艺术新编

北京燕山出版社

郭沫若艺术新论

曾少祥 杨林山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京)新登字209号

郭沫若艺术新论

曾少祥 杨林山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煤炭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 印张 8.875 字数 235 千字

1992 年 5 月北京第一版 1992 年 5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7-5402-0416-8/C • 0037

印数: 1—2,800 册 定价: 5.95

序 一

室内，已是摄氏39度。他，小心翼翼地从小皮包中取出一厚迭原稿放置我的案头。然后，一手抖动湿透的汗衫，一手做着姿势，转达另一位友人的问候，和他俩共同的请求……

怎样回答呢？

实实在在，我和他俩称得上文艺道上的有缘之客。

四年前，主编《大世界》时，一位友人向我推荐他们的中篇处女作《月照蓝衣人》，我为那俗中出雅的主题、绵里藏针的技法、行云流水的文字击节了。发表它后，又去他俩工作的地区——这是当代有名的“益阳三周”（周扬、周立波、周谷成）的出生地——参加民盟支部为他们举办的作品讨论会，这也是我从未参加过的——民主党派地方组织为其成员举行的学术会议。而从这特殊的讨论会中，我获知他俩还真够特殊的：

他们工作单位不同（一个在邮电局，一个在艺术馆），年龄距离较大（差十八岁。一个五十有余，一个四十不到），身体情况均差（一个患多种疾病，一个有严重心肌炎）。这些显然都是不便结伴前行的。然而他们竟然合作十八年了，而且有了相当可观的量：已发表中短篇小说、散文特写达40万字，各种论文30万字。而夜间翻阅其剪报迭迭，更发现他们不只已有相当的量，更具一定的质：创作的品种，花色齐备，研究的范围，亦其宽广。我还发现，他们的理论很少依傍，大都发于自己学习与创作的深切感受，而又与当代文学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所有这些，与我的创作主张，研究旨趣，都有着十分趋同之处。这就无怪乎我们终于成了朋友，成了文学庙堂上的有缘之客。

然而，我却并不认为：自己是这部专著最合适的序言作者。

从现代文学史的角度看，郭沫若毫无问题属于第二号大人物：所谓“鲁郭茅”。在文学创作上，他堪称“无所不知，无所不创，无所不精”。新诗，是他开一代新风；历史剧，是他创建并引向高处……且不仅在文学创作上，文学理论、文学翻译上同样是一块丰碑。又不仅文学领域，文化领域同样是一个巨人：哲学、历史、考古、文字学（甲骨文）……他均有涉猎，一涉即成，一成必大，实在是文化史上不世之杰、天赋之才。这里当然还未论及他在中国现当代文化组织工作，新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等方面所起的无人可以取代的作用。他巨人的光辉实在足以照耀神州千年万代！当然，近年有些自命不凡的人，嘲笑怒骂郭老，并以此为时髦。其实不过是“撼大树”的“蚍蜉”罢了！这是不必理会的。但真要全面系统对巨人作出准确评价，又深感力不从心。虽然自己在文艺领域经历多年，各种创作研究也达三百万言，但对郭老，则只能如古哲所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过，心向往之。”然而凭“心向往之”的形态，可以将巨人的艺术作概括而深刻的评说么？

只是，再翻阅原稿中所蕴，却又生不敢评说也要介绍一二之感：瞧，第一章，《比较篇》，郭沫若与梁启超、沈从文、王蒙、金庸、三毛、琼瑶……不是就可以看出作者兴趣之广，比较之宽么？再瞧第二章：《创造篇》，谈及郭沫若治学的捷径，艺术的奥秘，书法、音乐精神、史剧结构种种，这更绝不是泛泛论者的隔靴搔痒，而只能是在书山艺海中探寻的有得之士所作的“金针度人”之举了！

于是，我不能不仿用鲁迅先生《生死场序》的结句收尾了：与其听我这半内行人的罗嗦话，不如静心阅读后面的正文，它才会给你知识的乳汁、艺术的技巧与力量……

宋梧刚

一九九一、八、一下午正值雨后，一挥而就

序 二

三年前，我结识了两位新近加入民主党派组织的朋友，这便是：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曾少祥同志；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杨林山同志。

少祥同志是安化山区人，十七岁时，他被招到益阳的剧团里当演员。他乡异地，举目无亲，加之性格有点孤怪，于是便颇有点孤零零的味道。人，是多么地需要朋友啊！在一个偶然机遇里，少祥结识了林山。林山同志是益阳地区邮电局的一位职工，比少祥年长十八岁。然而，对于文学的共同爱好，却使二人结成写作的忘年交。他们在艰难的文学之途上，携手并进。开始时，他们的稿子总是发不出，但自从小说处女作发表后，他们似乎时来运转，犹如洪水出闸。有一年，在一年之中，竟然发表了十篇小说，并且都发在一些颇有名气的期刊上……

“不容易啊！”——把这些作品大致浏览了一遍时，我便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接着，便由我提议和牵头，以民主党派组织的名义，举行了他们的作品讨论会。我们请来了文化部门的领导，请来了省里的知名作家和大学里的中文教授。小小讨论会还开得挺热烈活泼的呢。

当把讨论会开完之后，这两位朋友，忽然不见了。我将近有半年时间没有见到他俩的踪影，他们上哪儿去了呢？

去年初春的一天，两位朋友风尘仆仆地又出现在我的面前。原来，他们到山东改稿去了。他们在进行小说创作之余，一直在对我国的文化伟人郭沫若进行着研究。他们以郭沫若的传奇经历为基础，写成了一部长篇传记文学：《笔剑风云录》，已由山东文艺出

版社定稿，出版在即。

没过多久，他们便将那散发着油墨香的新书送到了我的手中。我捧着新书，正欲说上几句祝贺的话时，少祥同志却这样说道：“这本传记文学只是一个副产品。我们的真正目的，是要写一本对郭沫若的艺术作品进行深入研究的理论著作。”

这可真是一个较大的目标。而且没想到，这个目标实现得这样快。此刻，清样便摆在我的面前。承蒙二位抬举，还给了我一个为此书作序的殊荣。

不算作序，就算谈点儿感想吧！

我从学生时代起，就深深敬佩着中国现代文坛上的两位杰出之士——鲁迅和郭沫若。鲁迅的作品，深刻、冷峻、入木三分、惊世骇俗、发聩震聋。而郭沫若的作品，却是热情澎湃、豪放奔腾、淋漓潇洒、才气横溢。而且，郭沫若还有一个特点：博大精深。鲁迅主要是工于小说和杂文，而郭沫若却在文史哲各个领域全面出击，四处开花。正由于郭老涉猎这么广泛，所以，要研究郭沫若，是有一定难度的。

读了这本《郭沫若艺术新论》，我首先一个感觉是：曾杨二君读书甚多。对郭沫若的书，他们是通读了，对其中一些重要篇章，他们可说是读得十分精熟了的。所以，常常能随手拈来，轻松地发挥。而且，他们对于其他的书也读得多，知识面甚广。所以常常能站在一种广度和高度来认识问题。我感到，这本书不陈腐，不呆滞，而是论点新颖。也许有的论点有点儿偏颇，但到底比那些毫无新意的公式要强得多。同时，此书文笔活泼，很生动，读起来轻松，还常常能令人随着文笔而激动起来，这的确也是一个优点。当然，这本书也存在一些不足，与那些富有经验的理论师长们的著作相比，尚显得稚嫩了一点。我觉得，此书能得以顺利出版，应当深深感谢北京燕山出版社的老师，感谢他们不惜心血扶新秀，不拘一格降人才！

我不是研究郭沫若的专家，对于此书也就不多谈具体意见了。但我愿借此机会对二位作者的精神风貌，还来赘述几句。

下边这个细节，发生在前年他们的山东之行，是我和他们闲谈时听到的，当时给我印象较深，我且录在下边：

初冬的太阳，照着曲阜，照着孔庙。象往常一样，参观的人们在孔庙里走着，游着。这儿便是大成殿，殿的中央座落着一个大大的栩栩如生的雕像，这便是“千秋仁义之师，万代人伦之表”的孔子。参观的人群向着孔子的像望着。但只是望着，或是指点着，并没有其他什么表示。而曾、杨二君却与众不同，他们显得特别激动，他们在心中这样想着：许许多多万年以前，这儿乃是一片荒地，一片莽草森林。那时的人，还和动物混同在一起，还和动物差不多。可时光如箭飞行，人类飞速前进。人类终于摆脱了兽性，终于从那动物堆里走了出来，终于从那愚昧之泥沼里走上了岸来，终于成了顶天立地的万物之灵——人！这是一个艰难的茫茫的过程。而这个过程的完成，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着文化。文化，使人有别于动物。文化，才使人之所以成为人！而文化的创建与发展，不须谰言，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着具体的个人，依靠着文化人。而中国文化，便与孔子有着莫大的关系。孔子是中国文化的象征，是中国文化人千秋万代的师长。曾、杨二君，虽然并不声名显赫，可他们也是文化人，也是孔夫子的弟子。如今，这二位弟子千里迢迢地来到孔庙，这是弟子归山，这是弟子前来看望心魂相系的师长。想到这儿，两人眼中顿时盈满了泪水。于是，他们便走到孔子像前，端端正正地站好，便向着孔子像恭恭敬敬地行了三个鞠躬礼……

当时，他们旁边还有许多游人。中国人一般都比较内向和腼腆，当他们行礼时，周围的人开始都觉得有点突兀，大家愣愣地望着。但一会儿，大家似乎都明白了他们这个举动的意义，大家的眼光中便都流露出来一种赞许和敬佩的神情……

他们后来跟我谈到这个细节时，我的眼睛也潮湿了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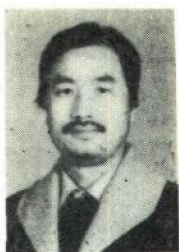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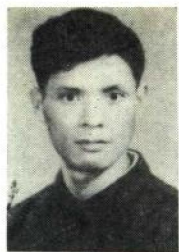
是呵，他们对文化是虔诚的，他们是两位创作界的苦斗士。然而据我所知，他们现在之处境乃是十分艰难的。所以，我便在此呼吁：

请理解他们吧！请支持他们吧！

文化事业的苦干者，是值得人们尊敬的呵！

王龙光

一九九一年七月于无名斋



曾少祥，1953年出生
于湖南省安化县，毕业于
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系
中国作家协会湖南分会会
员，中国郭沫若研究学会
会员。现任湖南省益阳地
区群众艺术馆文学专干。

杨林山，1935年出生
于山东省泰安市范镇，
1954年毕业于西安邮电学
校，系中国作家协会湖南
分会会员，中国郭沫若研
究学会会员。现任北京自
修大学益阳分校校刊编辑
部主任。

两人是一对“写作忘
年交”，合作18年，先后发
表小说和论文近50篇。已
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长
篇传记文学《笔剑风云录
——郭沫若的故事》。中短
篇小说集《红衫》即将出
版。

目 录

	序言一	宋梧刚
	序言二	王龙光
〔1〕	引言：我们和郭沫若有缘	
	第一章 比较篇	
	名与道 无所不在 貌离神合	
〔7〕	郭沫若与梁启超	
	神童的奥秘——狂热的演讲欲望——心门向西 方敞开——钓杆含了去，不知是何鱼——狂书乱 写成天才——政治漩涡中的勇士——三十六计走 为上策——郭沫若的家和梁启超的家和鲁迅的家 和瞿秋白的家	
〔26〕	郭沫若与沈从文	
	郭沫若小说的是与非——也谈沈从文——身边 琐事好文章——意识流，一顶误戴的草帽——耳 朵，耳朵，请注意人类的耳朵——迷踪拳并不迷 踪——音乐程式——诗向会人吟——貌离神合	
〔50〕	郭沫若与港台作家	
	手捧书剑拜金庸——《笑傲江湖》与原子弹—— 郭沫若历史剧与新派武侠小说——翩翩三毛与漂 亮的郭沫若——象牙之塔之在何方——美化、净 化、韵化——琼瑶的话源与郭沫若的书袋——滚 滚台词哪里来	

第二章 创造篇

规律可寻 天人合一 人与宗教

[77]

郭沫若治学和创作的一条捷径

郭沫若说：“我只是一个中等的资质”——科学之路有捷径——日本诗人芭蕉给人的启示——孔子孔子，大哉孔子！——做诗是一件容易的事——郭沫若快速编剧之奥妙——郭沫若“吃故事”——郭沫若与田汉与欧阳予倩与张骏祥与曹禺的不同之处——历史在这儿转弯——先秦时代：中国历史之母——一个能够认识历史的时代：当今亦是战国——研究现代人是研究古猿的一把钥匙

[97]

从郭沫若书法看郭沫若艺术的美学特征

一个新鲜有趣的角度——我们意外地得到一本郭沫若字帖——读郭字、练郭字，忽逢天启——龙飞凤舞铁画银钩——小说如字、剧本如字、诗歌如字——方正之美——方与圆，人类文化之两个源——中国太极拳与西洋剑术——八卦之圆与西方十字架——创新精神——回到郭沫若之艺术作品中来

[111]

郭沫若艺术创造中的音乐精神

到底何为“艺术灵感”？——柏拉图之“神赐迷狂说”——我们曾经大有灵感——人的神经过度敏感易患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灵感的失去——康德的黄金十字架——灵感是一种音乐状态——历史剧和诗歌和小说和散文之中的音乐美——音乐精神乃是最高品位的艺术层次——音乐：远古人类的初始艺术——音乐训练：睁着眼睛“看”音乐

[138]

郭沫若为什么能把握“人类永恒规律”？

释迦牟尼是杰出的艺术家——换一个角度来读

- 《女神》诗集——对于人类的整体咏叹——宇宙意识——上海静安寺马路上的盲人女丐——泰戈尔的象征：一个花环——眼中永远有泪花
- [151] 郭沫若艺术创造中的一个秘密
- 南后为什么要陷害屈原——三角：南后和婵娟和屈原——弗洛伊德之理论并不适宜用来分析所有作家，但实在宜于用来分析郭沫若——性与艺术，性与人类智力——人为什么觉得自然风景很美丽——祸水?!——巧妙而理智地来引导这股祸水，不使成害，使之造福——走向艺术王国——二律背反：永恒话题
- [171] 郭沫若历史剧的结构特征
- 第三章 文化篇**
- 华族文化 日本人与中国人 形而上**
- [191] 郭沫若与中国贵族文化
-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武则天手捧美文——郭沫若笔底流芳——七杀碑——崇拜孔子——古玩心态——讥笑胡适，郭沫若对于白话的异议——阿房宫不该被火烧——走进宝山喜得宝
- [220] 郭沫若与日本文化
- 玄而又玄，天地玄黄——樱花与国民精神——色泽极为鲜丽的日本山水——清新气息——郭沫若打着赤脚——日本妻子安娜——死亡意识——和歌：春樱一片花如海——日本之黑社会组织——一座监牢囚沫若——日本政界巨头与郭沫若——一座华文化博物馆——郭沫若穿履着日本和服——根系炎黄
- [268] 后 记

引 言

我们和郭沫若有缘

亲爱的朋友——当你的手指翻开这本书的时候，当你的眼睛欲要将我们这本书来扫描一番的时候，你很可能会这样想：这是一本纯粹的理论书籍，而理论一般皆是枯燥无味的。这本书嘛，其中也一定有着许许多多的“斯基”，也有着许许多多的“论”，当然也就和那数学教科书一样，也是枯燥无味的。所以，你便有点微笑，有点摇头，很有点冷淡。

朋友，你错啦！你是由于受一种约定俗成之见解的影响，因而便陷入了一个误解。真正的理论，其实并不一定是枯燥无味的，真正的理论决不是教条！毛泽东的那些哲学论文写得何等的好啊，他的文章中哪里有成堆的名词术语，全是一些生动活泼的语言，满篇自然流畅，妙趣横生。许许多多学子们都高唱着柏拉图、康德、黑格尔、叔本华等等大哲学家的名字。可当我们翻开这些哲学家的著作时，所见到的乃是满篇深入浅出的文字，一派生动活泼的风格。毫无什么装腔作势故作理论状，却令人觉得是那样的深刻、透彻、鲜明、实在，令人震惊，令人读了不安宁，发聩震聋，甚至惊世骇俗。可见理论不是在于道貌岸然。例如尼采的著作，在他未获得理论家桂冠之前，不光没人承认他是理论家，而且还根本不承认他是正常人，而认为他是疯子。然而，恰恰在他那些貌似乱七八糟的喃喃自语中，却蕴含着真真正正的电打火灼般的见解和体验！古今中外的许多杰出理论家皆是这样。而其所以这样，根本的一个原因在于——目的。他们的目的，真正的理论家们之目的，决

不是为了当什么理论家。他们之所以动笔，乃是由于他们在人生的跌打滚爬之中，在痛苦的切肤体验中，他们受到了启发，他们发现了真理！他们激动，他们按捺不住，他们想呼想喊，他们提起笔来于是那被后人捧为“理论著作”的文章便滚滚滔滔地奔涌了出来。他们乃是为着总结这真理，乃是要将这真理告之于人们，乃是要亮起一个火把，来为在黑暗和艰辛中探索着的人类来照一个路来领一个航。例如毛泽东写军事著作，是将自己从枪林弹雨之中得来的经验，告之于自己的将士们，他是“为着打仗写兵书”！而当今（古代也有）的一些既空洞而又平庸的理论著作，就是由于那些作者们怀着一种想当理论家的心态，而又腹中空空，于是便去“学习”，学来了许多的名词术语，再将其罗列一番，便成了他们的书。

我们这本书也是一本文艺理论著作，是一本研究中国文化伟人郭沫若的专著。我们写这本书，不是为当理论家而写，而是为了抒发我们的真切感受和真知灼见。我们这样说，是因为我们持有这样一个观点：

所谓研究，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之研究。郭沫若是一个人，我们是另一个人。我们强烈感受到：在文艺研究中，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相互之间一定要有缘。所谓有缘，就是指人与人之间的气质性格的相近和相同。如果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天生气质毫不相近，那样的研究，是很难出个什么独特的杰出的成果的。而当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气质接近甚至相同时，则感到如见兄长，如见故友，就会比较容易地而摸到对方的心灵秘密。如果是这样的一种研究状况，那将是一种最佳状态，那将是成果最丰而又处处切中实质。

在许多年前，当我们接受组织安排而来学习写作时，我们面前是一片迷茫。于是我们便学习，便看书，看了许多当时流行着的热门着的书。但看来看去，却没看出个什么名堂。常听人说，某某人看书激动得哭，而我们捧着那些书，却总没哭，那眼泪一点儿也挤不出来。

我们永远也不能忘怀的那个日子。那是春天，是春天里一个出

着太阳的日子。那天的那个太阳是多么的明亮暖和，那个太阳所给予我们的暖意，那天那个太阳给我们带来的那股快活劲儿，到今天我们都还记得。在那暖烘烘的春阳里，一位梨园大姐笑吟吟地主动地借给我们一本书。是一本郭沫若的剧本集，集名为《高渐离》。内收着《高渐离》《屈原》《虎符》《孔雀胆》等几个剧本。那书页已是黄色了，很象废品店里那作为破烂卖掉的废书。

我们当然知道郭沫若的名字，但由于那时我们太孤陋寡闻，郭沫若的著作我们还从未读到过呢。手中的这本书，好读吗？吸引人吗？或许也和以前那些书一样的味儿淡淡的吗？我们毫无激情地将这本书打了开。

《高渐离》啊《高渐离》啊！郭沫若啊郭沫若啊！不读不知道，一读，便被引住了便被吸住了，那果真是如见故友，如对着一个兴趣无比相投的朋友啊！那书中的话语那书中的风味那书中的那种调子，只觉得是如同从我们自己心灵里奔涌出来的一股水一样。读郭沫若的书，那简直可说是自己与自己在进行对话！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我们又去读郭沫若的其他剧本，又去读郭的小说、诗歌、散文、文艺评论以及他的历史、考古著作。只要是郭沫若的文章我们便千方百计地找来读。

这是一个契机，一个转折，一个质变，一个飞跃。这是一个无心插柳柳成荫。我们欣喜地发现，这写作，原来可以这样写！其他那些大师的创作方法当然也是一条路子，可那路子于我们来说，却少有用处。而郭沫若的路子，于我们却很适合。我们在十余年前用这方法一试，一篇万余字的小说便第一次变成了铅字。于是一发而不可收，在整整十年中，我们二人也发表了一百二十余万字的作品。这实在应该感谢我们的恩师郭沫若。这种现象并非是一种东施效颦的“学习”，是通过对郭沫若的发现而找到了这样一个能发挥自己气质的突破口，这实在是——有缘！

于是，在自己受益之后，我们便感到，要将我们从郭沫若那儿所得到的一些法宝，公布出来。“绣出鸳鸯与众看，也将金针度与人。”于是我们在创作之余，便开始了一个副业——郭沫若研

究。

要有经验。但是，光有经验是不行的，必须上升到一个理论的高度，才能来进行审视和观照。必须要读书！其实，我们一直是注重读书，一直是走着一条“书斋作家”的道路的。但我们不满足于此。在七年前，我们踏入了上海的一所高等艺术院校。我们在那理论之书山中扎扎实实地啃了两年，于是便可以很有点把握地说：这本书可以写了。

二人皆是病夫。但艰苦奋斗之志不减。于去年正月初二动笔，到年底写完，足足有三十万字。一看，觉得其中还是有些水分。在如今这快节奏的社会中，宁可三句话当作一句讲，切莫一句话当作两句谈。提起笔来，削去十万字，就成为现在这个样子。

写到这里，又想来写首诗！蓦然想到了郭沫若那首题于《女神》扉页上的诗——

《女神》哟！

你去，去寻那与我的振动数相同的人；

你去，去寻那与我的燃烧点相等的人，

你去，去在我可爱的青年的兄弟姊妹胸中，

把他们的心弦拨动，

把他们的智光点燃吧！

我们的《郭沫若艺术新论》啊，你也去，去寻那与我们的振动数和燃烧点相同相等的人去吧！去吧！！

作者

辛未年正月十五日

于益州桃峯